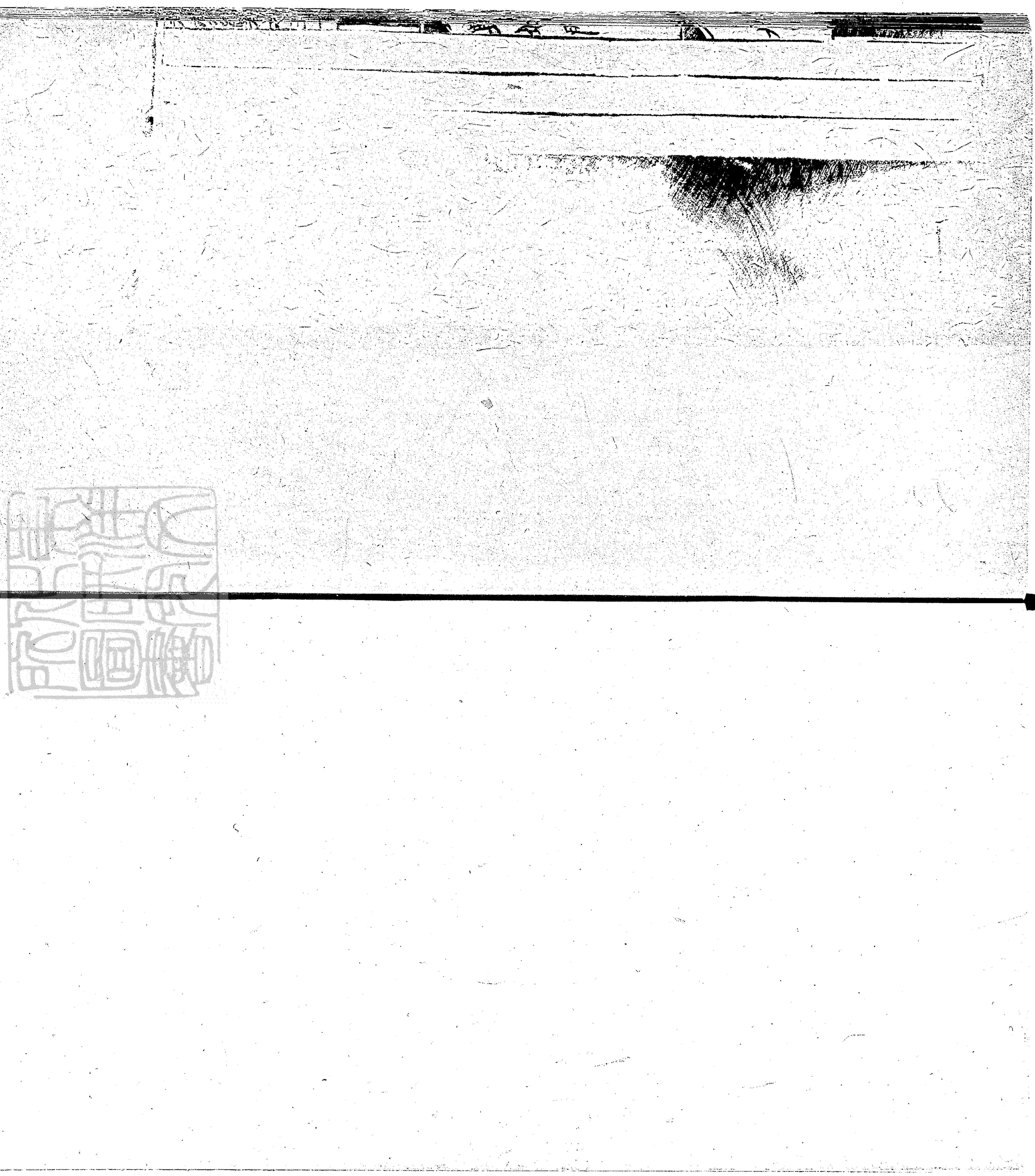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169 西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圖書之印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群書考索續集卷四十六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王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財用門

東南財賦

東南財賦之淵藪惟吳越取為殷富

夫東南財賦之淵藪也自戰國漢唐至于今用之昔越王句踐國於會稽以地理考之即今之浙江之東及饒信是也其為郡十地至狹也當是時玉帛之貢於吳者無虛日外而吳之公卿大夫皆有賂內而越之士卒百官皆有養然未嘗有不給之憂吳王濞國於全吳以地理考之即今江南二浙及閩中是也其為郡二十地雖廣也而尋陽興國宜春高安割而屬之長沙當是時吳之百姓無賦也惟即豫章山以鑄銅煑海水以為鹽而吳之富擅天下至於金錢之饒在處而有不特取之吳

而未嘗有之財之慮（陳傅良）

唐財賦皆仰給於東南其他諸郡無有

爰至于唐代宗大曆之際劉晏掌江淮監鐵之權歲入六百餘萬緡是時天下租賦之所入不過千二百萬而江南之利實居其半德宗建中之間韓滉之節度浙江東西也是時車駕在奉天滉則獻綾羅四十檐李晟駐軍於渭橋滉則餉米百餘艘乘輿反正於長安滉則貢米百萬斛非特此爾而唐雖名為都長安而大農之國計實仰給於東南其他諸郡無有也憲宗即位之二年李吉甫作元和國計錄備述元和之初藩鎮瓜割王帛之不貢於王府者十五道而歲租賦之所倚辦者八道實皆東南也曰浙江東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岳鄂曰宣歙曰江西曰福建故韓愈有言曰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是矣當是時戶口之在版籍一百四十四萬而兵之仰給於縣官者八十三萬又且師旅四出誅吳平路剗蜀殄蔡收齊伐魏其間稟給之費不可一日闕而初未嘗告乏則是東南之地善用之而財賦未嘗不豐也（陳傅良下策）

祖宗之時銀紬絹錢穀皆仰給於東南

仁宗皇帝慶曆三年詔會國家之財賦轉一歲之中而為定式別其州縣之稟給諸路之轉搬與酌漕舟車之費而東南金帛之成數入于王府者皆可考也江東錢之上京以緡錢計者凡八十九萬銀以兩計凡二十萬紬以匹計凡五十萬江西錢之上京以緡計者凡三十四萬銀以兩計凡十三萬絹以匹計凡三十萬湖南北錢之上京者二十七萬銀二十二萬紬一十三萬兩浙東西錢之上京者七十四萬銀四萬八千紬七十二萬福建銀之上京者二十萬八千此其大凡而奇贏之數不與焉與夫遠而兩淮之運而川廣所費貢不下百餘萬諸道金繒綿絮之饒亦且數百萬皆不可毛舉是時米之在東南諸郡者凡六百二十萬石銅之鑄于饒池江建者凡六十八萬緡是則國家財賦之仰於東南也者未嘗不豐也（同止）

天下地利古盛於北者今皆盛於南

國家撫有南夏大江劍閣以南泰然按堵而又兼巴蜀江北以為外屏

以元豐二十三路較之戶口登耗墾田多寡當天下三分之二其道里廣狹財賦豐儉當四分之三彼西北一隅之地古當天下四分之三方今僅當四分之一儒學之盛古稱鄒魯今稱閩越機巧之利古稱青齊今稱巴蜀棗栗利古盛於北而南夏古今無有香茶之利今盛於南而北地古今無有兎利盛於北魚利盛於南皆南北不相兼有者然專於北者其利鮮專於南者其利豐故長江劒閣以南民戶雖止當諸夏中分而財賦所入當三分之二漕運之利今稱江淮開河無閒塩池之利今稱海陵天下仰給而鮮塩荒涼陸海之利今稱江浙甲於天下關陝無聞灌溉利今稱浙江大湖甲於天下河渭無聞（吳灌進圖）

東南牧養

方今王氣盛於南故牧養亦盛於南

上古王氣在冀中古王氣在西近古王氣在北方今王氣在南上古牧養之盛在於海岱之間故禹貢獨稱萊夷作牧今登萊之間是也中古牧養之利盛於秦隴秦之先牧養蕃息受封於周今之秦鳳路是也近古牧養之利盛於河朔元魏孝文於并州置牧場馬大蕃息今之河東路是也宋朝以來川廣之馬足軍國之用蓋牧養之利亦[illegible]去來爲之盛衰（同上）

東南歲入

今日所入倍於祖宗時所費亦倍於祖宗時

自宋混一之初所入緡錢不過一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爲極盛兩倍於唐室矣其後月增歲廣至熈豐閒言利之臣極力聚歛然後歲入五千餘萬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過千萬比年乃增至六千五百餘萬則所入倍於祖宗時多矣祖宗時中都吏祿兵廩之費全歲不過百五十萬元豐之間紛更費用猶不過月支三十六萬至宣和間崇侈無度然後月支百二十萬渡江之初雖連年用兵然月支猶不滿八十萬比年安靜無事乃月支一百二十萬非泛猶不與焉則其所費亦倍於祖宗時多矣（鄭湜劄子）

東南縣邑民財

自晉南渡之後東南漸重而西北漸輕至于宋東南愈重而西北愈輕

自晉元南渡東南文物漸盛至于李唐益加繁昌安史之亂江淮獨全歷五季紛爭中原之地五易其姓殺戮幾盡而東南之邦民有定主七八十年間咸獲安業逮宋龍興伐罪弔民五國咸歸未嘗妄殺一人自後數十百年間西北時有少警而東南晏然斯民彌得休息以至元豐中比往古極盛之時縣邑之增幾至三倍民戶之增幾至十倍財貨之增幾至數十百倍至于庠序之興人才之盛地氣天靈巍巍赫赫往古中原極盛之時有所不逮天下之勢正猶持衡此首重則彼尾輕故自東南漸重則西北漸輕以至宋東南愈重而西北愈輕（辨字內）

九州所產

周九州所產與禹貢九州所產畧同

楊州其利金錫竹箭荊州其利丹銀齒革豫州其利林漆絲枲青兗州其利蒲魚雍州其利玉石幽州其利魚塩冀州其利松柏并州其利布帛以禹貢揚州惟金三品瑤琨篠簜則金錫竹箭固楊州所產也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與夫礪砥砮丹則丹銀齒革固荊州所產也豫州厥貢漆絲絺紵則林漆枲固豫州所產也然則餘州皆以其地所產之多少者而言之也（王昭禹周禮解）

九州之田

吳越閩蜀之田在古為瘠薄在今為膏腴由人功之修治

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為下而乃今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糞灌溉之功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養灌溉之功至猶能倍他州之所出又況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盡者亦多矣（鄭樸）

九州田賦

九州之內有田重而賦輕有田輕而賦重有田賦俱等

九州之內有田重而賦輕如青州田上下賦中上徐州田上中賦中中

梁州田下上賦下中雍州田上上賦中下也或田輕而賦重如冀州田中中賦上上揚州田下下賦下上荆州田下中賦上下豫州田中上賦上中是也或田賦等如兗州田中下厥賦正是也以州之兵賦考之民之能出兵馬以供上之征伐者以其力之有餘而已民力厚薄由乎田之肥瘠自古當然而禹貢所出之賦乃爾輕重不同何哉冀州土厚水深號為沃野豫州天地之中商賈所集揚州東方之都會荆州南夏之名區故冀豫為羅綺之鄉荆州為魚鹽之海他物所出利倍於田此所以田輕而賦重也青徐海上僻陋之邦土狹民瘠雍梁西鄙控扼之國地險患多田土之外雜出不厚此所以田重而賦輕也至於兗州無雍梁之邊患無青徐之僻陋又無荆揚之魚鹽又無冀豫之羅綺居天下有無之中此所以田賦等也（胡氏書[illegible]）

九州之賦惟梁揚冀豫有時錯出

冀州出第一等有不給之歲即出第二等也揚州魚鹽之海出第七等近於太輕故有時而出第二等以補除餘州之不足豫州中國之交會

賦第二等蓋亦甚優故錯出第一等至於梁州則夷狄比境變故不常而定出入等似若太優故無事則錯出第七等有事則錯出第九等也（同上）

九州土貢

九州土貢各以土宜故或出或否九州田賦無地不宜故特有高下

九州之貢各以土宜不可比而同也惟金三品羽毛齒革荆揚所同至於他物若漆則同出於兗豫砮則同出於荆梁磬則同出於梁豫而徐州又有泗濱之浮磬而已若夫桑麻絲枲之屬兗州則有絲及織文青州則有絲及絲枲徐州則有玄纖縞揚州則有織貝荆州則有元纁璣組豫州則有枲絲絺紵等貢古於雍梁無之至於田賦則九州特有高下爾豈非桑麻穀粟無地不宜非若他物之各有其方乎（同上）

唐鄧汝潁陳蔡許洛地利

古稱肥瘠之地至宋朝反成瘠鹵磽瘠鹵

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鹽與

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棗栗裘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尊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及山林藪澤之所有往往與古無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國最為強大外抗群蠻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磽埆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荊棘布野而地至肥瘠泉陂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為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茹往者因其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潁濱民賦）

兩浙地利

吳越未嘗被兵故其地利尤富

夫吳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之衆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地不足以君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於舊雞豚菜茹樵薪之貴常五倍於舊田宅之價十倍於舊其便利上腴爭取而不置者[illegible]十百倍於舊蓋秦制萬戶為縣而宋齊之間山陰最大而難治然猶不過三萬今兩浙之下縣以三萬戶率者不數也（葉學士進卷）

荊州地利

鄂乃荊州之地於古為瘠自唐以來乃以沃稱

三國之季吳主孫皓自建業遡流移都武昌而土地墝瘠民間苦之當時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建昌居誠以地薄而民窮也據禹貢荊州厥土塗泥厥田下中而武昌乃荊州之壤即宋朝之鄂州則是鄂之瘠振古則然矣然而李唐長慶中崔郾為觀察治陝以寬繼治鄂以嚴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鄂土沃而民剽非用威莫治也夫陝郡古雍州之界厥土黃壤厥田上上而鄂土比之猶且為沃則土腴可知矣彼唐堯以來至于三國之季二千五百餘年矣鄂土之瘠自若也孫皓而下至于崔郾之時纔五百五十年耳而土壤腴瘠若此其不侔何哉蓋三代以前東南荒涼為甚春秋而

下又為吳楚之境兩漢之際未經緝理自吳主孫權以來始倚武昌為重更三國東晉南朝之時常為重鎮舟車所湊人物萃焉積壤流膏耕鑿滋利歲時浸久遂為沃壤則亦宜然也（辨字內）

楊州地利

楊州於古稱瘠薄而近世乃為衍沃

按禹貢楊州厥田下下是南東之地天下最瘠薄者也而隋志乃稱江淛之間川澤衍沃有陸海之饒與古相反如此豈不以東晉南朝之時人力有致於此耶嘗觀漢武帝時趙過能為代田比他畝倍收固非土地有腴瘠而人力有勤怠也特謀畫有工拙耳漢魏以還天下有變常首難於西北則衣冠伎巧轉而南渡四方習俗趨利舉萃東南農桑工賈曲盡其便人物之繁與京華無異而土壤亦從而沃矣加之亂離少弭上下浸安井里環聚以糞其田雞豚畜之牛羊牧之荊棘芟而草萊闢種植時而灌溉利雖欲不為沃壤得乎哉（辨字內）

江淛財賦

用多而常患不足蓋知生財取財而未知節用

紹興之初歲費一千三百二十萬而一歲所入止以淮浙鹽息計之已二千三百萬以二千三百萬之息而為一千三百二十萬之費國用當充衍而有餘況夫今之淮浙所入不減於紹興之初加以江湖福建二廣租賦與夫其他名目甚衆而儲峙匱竭常患無一年之儲何歟豈非知生財聚財之源而未知節財之道歟（江榜眼館職策）

江淮巴蜀財賦

漢唐以江淮巴蜀財賦給軍宋以江淮巴蜀之資供軍用何不見其有餘

巴蜀江淮自昔號為富饒漢高東向爭天下獨命蕭何留收巴蜀以給軍是以巴蜀之資取天下也唐肅宗駐兵彭原河洛以北莽為盜區第五琦所謂財賦之所出江淮為淵請以江淮租賦命輕貨以給軍興史臣謂張巡許遠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此以江淮之資平天下也今斂戍守邊徒以江淮巴蜀之資為巴蜀江淮之用宜若沛然未見其有餘何哉（學士院撰館職策問）

兩淮湖廣四川財賦

版圖視古為減而財賦視古為增

以今日事勢論之合吳越楚蜀之地東西掎角視昔版圖所有殆不能半而兩淮湖廣四川之賦分隸於四總所不屬於上供而上供所入特不過閩浙數路夫以閩浙數路之所出而資東南七八十年軍國之需無非殫竭民力以贍經費（陸贄論職筆）

諸路經制總制月樁及兩浙歲收緡錢

宋末取民多於宋初時

今上供正賦不過緡錢二百萬而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宣和末發運使經制兩浙創立建炎初呂頤浩再復）總七百八十餘萬（紹興初參政孟庾總財賦創立）月樁四百餘萬（紹興初應副大軍創立高宗皇帝以為始於朱勝非常欲悉罷矣後盡蠲之）皆祖宗未嘗有也其他名色繁碎如增收添糴本十分七分五分之類又起於近時也姑以兩浙言在祖宗時一歲通收緡錢三百三十餘萬而茶鹽酒稅十居其八州縣支費皆在其間今兩浙歲輸緡錢千二百萬（浙東四百二十八萬浙西七百五十餘萬）而茶鹽之利又專隸朝廷州縣支費又不預焉然則今之取民不知幾倍於祖宗時矣（鄭湜劄子）

兩浙板帳江西月樁

二者稅額太重

兩浙板帳錢額之重實與江西之月樁相似月樁之數出於一時而不能均如額之稅錢二萬三千三百八十有三緡而月樁之額財一千六百九十一貫贛之稅錢四萬一千二百九十有四貫而月樁之額七千四百緡是皆以稅錢去表無幾而衰之月樁錢五倍於贛江西月樁太畧不均如此（孝宗朝臣僚劄子）

兩浙租賦

兩浙既供兩淮歲輸茶鹽又隸朝廷取民重於宋初時

以兩浙言之在祖宗時一歲通收緡錢不下三百三十餘萬而茶鹽酒稅十居其八州縣支費皆在其間今兩浙歲輸緡錢千二百萬（浙東四百二十八萬浙西七百五十餘萬）而茶鹽之利又專隸朝廷州縣支費亦不預焉然則今之

取民不知幾倍於祖宗時矣斯民安得不窮困無聊耶（光宗朝臣僚劄子）

諸郡土貢（唐）

諸州貢絹

按陳留郡唐之汴州滎陽郡唐之鄭州睢陽郡唐之宋州靈昌郡唐之滑州頴川郡唐之許州譙郡唐之亳州濮陽郡唐之濮州淮陽郡唐之陳州東平郡唐之鄆州彭城郡唐之徐州汝陰郡唐之頴州信都郡唐之深州河間郡唐之瀛州樂安郡唐之棣州淮安郡唐之唐州

諸州貢綾

臨汝郡唐之汝州北海郡唐之青州汝南郡唐之豫州魯郡唐之兗州范陽郡唐之幽州將陵郡唐之定州漢東郡唐之隨州丹陽郡唐之潤州梓潼郡唐之梓州

諸州貢綿

臨淮郡唐之泗州汲郡唐之衛州文安郡唐之莫州東陽郡唐之婺州信安郡唐之衢州清源郡唐之泉州

諸州貢絲葛

臨淄郡唐之齊州吳郡唐之蘇州

諸州貢絲布

鉅鹿郡唐之邢州盧江郡唐之廬州鍾離郡唐之濠州壽春郡唐之壽州益昌郡唐之利州

諸州貢紵布

晉陵郡唐之常州吳興郡唐之湖州宣城郡唐之宣州盧陵郡唐之吉州宜春郡唐之袁州巴陵郡唐之岳州

諸州貢紬紗布

歷陽郡唐之和州（貢布）魏郡唐之魏州廣平郡唐之洺州博平郡唐之博州纈鄴郡唐之相州（貢紗）

諸州貢氈紬

兩州貢錦

清河郡唐之貝州（貢氈）清化郡唐之巴州（貢錦紬）

趙郡唐之趙州廣陵郡唐之揚州貢鏡

諸州貢葛

弋陽郡唐之光州義陽郡唐之申州豫章郡唐之洪州長沙郡唐之潭州零陵郡唐之永州臨川郡唐之撫州潯陽郡唐之江州（貢葛）

三州貢金

南浦郡唐之萬州衡陽郡唐之衡州通義郡唐之眉州

二州貢銀

江夏郡唐之鄂州邵陽郡唐之邵州貢銀

二州貢羅

常山郡唐之恒州唐安郡唐之蜀州（貢羅）

二州貢蕉

長樂郡唐之福州（右並據通典實錄增損其文）

諸州土貢

[illegible]代所貢

東京開封府貢方紋綾　西京河南府貢蜜蠟　南京應天府貢絹　北京大名府貢花紬絹

諸州土貢

沂密濮滑趙霸亳伯海泗滁濠等州興仁東平等府臨江建昌等軍則貢絹濰淄蔡越杭明秀豐梓等州龍興江陵等府則貢綾婺處衢等州則貢綿郢楊光蘄鄂黃湖常嚴處吉筠郴岳英等州興國南安淮安等軍則貢紵壽光洪吉撫潭蔡金戎瀘等州興平江府則貢葛汝濰洛等州則貢絁濟南府則貢綃綿徐州則貢紬綃隋州則貢綃綾葛棣州則貢綃紬真定府則貢羅相州則貢紗綃鎮江府則貢綾羅鼎州則貢布果州則貢絲布達州則貢綿若夫青州則貢棗沂州則貢鍾乳萊州則貢石器益州則貢粱米解州則貢鹽花鳳翔則貢榛實建州則貢茶至於金之貢則衢嘉雅資昌利象融等州銀之貢則邵鄂循賀封端梅邕昭梧滕貴柳宜等州

國都漕運

古者國都甚近故未論及曹運戰國爭事攻戰秦人罷侯置都始論及漕運

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公侯中百里而為都天子之都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如禹貢所載入于渭浮于江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正緣未是事大體重到得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務相侵伐爭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然所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漕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論且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如孫子所謂千里饋粮士有飢色皆是出征轉輸至其所以書國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當時亦尚未講論惟是後來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法自此方詳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鍾致一石者地里之遠漕運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呂東萊）

關中漕運（西漢）

漢初漕巴蜀粟後漕關東粟最後又漕山東粟

漢初轉漕巴蜀租賦以給關中天下既定國用侵廣於是歲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然亦不過數十萬石而已至武帝則四百萬石後又益六百萬石大抵多似於山東諸郡（枚乘書云轉粟西向）當時有欵開褒斜道以致漢中谷者以江多湍石不可船漕則知巴蜀道嶮以運轉為便而集於京師者不可多置關東山東諸郡道從渭水而上鄭當時開渠之後漕粟益多致之於史獨河東有粮倉陘倉滎陽有敖倉河南以東置漕船五百舟則知東方諸郡其粟自遠而致者往往至三河交卸給節而入都矣

關中漕運（漢唐）

漢不仰江淮粟至唐始專仰江淮

在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未詳到得武帝時更多而徙役衆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

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度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据其利粟不及於天子至武帝時亦大槩有名而無實其後運粟入關尚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遼遠粟不入京都以京都之粟尚不自全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説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諸侯殖利自豐京都所運不是江淮之粟到唐時專倚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數十萬後來明皇時府兵之法漸壞兵漸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大抵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朝射享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兵與漕運相為消長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自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皆強租税不領於度支所以唐全倚辨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大畧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之類轉相船運自劉晏再整頓運漕之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矣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為最急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至德宗太子置酒相賀可見唐人倚辦於此甚急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三節最重者京口江淮之粟會於京口京口是諸侯咽喉處淮是江淮最切所以韓滉由漕運致位丞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知三節惟是京口最重（呂東萊）

關中漕運　唐

唐初漕運未甚多自後盛多於前

漢都長安唐亦都長安漢漕運事不多見至唐方以漕運為大事然唐初未甚見元宗以後方説街張大耳蓋關中是西秦沃野之地亦可支給卒有水旱則轉漕箇少亦自足用故正觀永徽之間止歲漕二十萬

自後承平日久用度彌廣奢侈日甚如專仰給漕運天子數幸東都就食敖倉粟德宗時關中倉廩耗竭禁兵或脫巾呼於道望見漕船德宗父子動色相賀是以裴耀卿劉晏之徒皆以漕運得名大率漕運多是江淮之粟使關中極遲延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汴入洛自洛入黃河自黃河入渭方至關中每一番發江自二月起程至五月方到汴河七八月間方到入黃河十六入九況用吳人般運在所不便耀卿措置轉運隨處交納粟省易人雖可稍停民力借時民丁約四百萬使丁出錢一百為漕運費又益半為營竈亦大擾民矣且秦漢時亦有轉運只用兵時運糧粟實遂為多數十餘鍾致一石之類是已至唐則專一供關中之用故漕運極廣德宗時歲會百餘萬石則是歲歲用兵也裴光卿雖能省漕運然只知為國不知為民止能般運米粟足朝廷之用而不恤民力之困獨不思正觀永徽之初二十萬石而能足用而今乃如是之多其咎安在若貫相寬於此必不獨理會漕運須是使人君節用自其上而節儉始若止於漕運特一能吏之才耳徒使在我有多運之功而朝廷無節儉之德賢者豈不為此耀卿何足以知之（東萊書博議）

關中漕運（漢隋唐）

隋漕運多於漢唐又多於隋

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能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道甚險卒泝河而入謂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轉運者耀卿與晏為首（歐陽文通進司上書）

汴京漕運（宋）

宋漕運之數

太宗至道元年先是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嘗不及數（長編）

宋漕運之數

宋四河所運（江淮自淮沿汴入汴陝西自黃河三門沿汴入汴陳蔡自惠民河而至京東自廣濟河而至）汴宋初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太宗始制汴河歲運江淮秔米三百萬石大中祥符初七百萬石此最登之數也天禧末諸州軍水運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二萬一千餘貫兩端匹珠寶香藥三十七萬五十餘斤（會要）

宋恃汴河為急

神宗熙寧八年張公平嘗論汴河曰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師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乃太倉畜積之實故宋於漕事至急有汴河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師乃是建國之本（長編）

汴京漕運（宋朝）

四路粟惟江淮最重

宋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西之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宋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船倉自真方入船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却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或有賣亦有鹽以賞之此是宋朝良法

關西漕運（宋朝）

分汴京之漕以給江西

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以卿之迹不憚十許里六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歐陽文通進司上書是時用兵陝西）

國都漕運（宋朝）

宋以東南而漕東南北之漢與宋為易

唐人嘗以東南而漕關中矣宋嘗以東南而漕大梁矣其道路之遙

轉漕之煩費孰與宋朝以東南而漕東南又何至於斯乎

群書考索卷四十六

群書考索卷四十七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輿地門

諸路

東南十路（○淮南兩路○江南兩路○荊湖兩路○廣南兩路○兩浙路○福建路）

傳稱善人天地之紀君子邦家之光又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然則天下國家之重端有在於得人也江淮閩廣之地其來尚矣自黃帝南巡而登湘山（宋朝潭州益陽縣內）夏禹東巡而登會稽（宋朝越州）高陽正朔所際南暨交趾（唐交州宋朝棄之爲蠻）是東南之域振古而通中國也然而文身鈌舌去京華甚遠承太古巢穴之餘未陶王化二代已前邈為蠻區賢人君子不產其邦帝王公侯未始建國中原視為遐陬不之齒也逮夫泰伯奔荊蠻而吳人化其德文王之興化行江漢而召公之教明于南國東南之民

浸沐休風聲教既被君子出焉由是季札歷聘諸華而先王禮樂達于海隅陳良北學中國而周孔之道遍于南國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而荆楚以闢勾踐種蠡焦勞辛苦牧養其民而揚越以庶子胥之治吳楚倉廩峙兵庫創城郭設守備而江浙之間浸有疆理矣爲教之相楚商農士賈各肄其業德刑政事不易其常而湘漢之間滋然繁盛矣加之兩漢而下循吏接踵馬援脩駱越之律張霸與吳會之學王景導淮西以牛耕韋宙教江西以陶瓦許荆以人倫之教新建嶺之治任延錫光以諸華之風移嶺表之俗而東南之邦浸爲禮義矣嗟乎城邑而居倉庫而儲陶瓦以覆服牛以耕父子夫婦以爲家鄉黨庠序以爲教斯中原之民自古能之而東南之民自二代以前漫然未有聞知則與禽獸何異哉逮夫春秋戰國而不得善人君子以爲邦浸華蠻風而歸諸華而又漢魏以還天下有變常首難於西北衣冠轉而南渡故西北益耗而東南益盛施于隋唐宋朝風教激美端與中原無異而民物豐繁又復過之故知今之東南非昔東南昔之東南不能當宋一路而今之東南乃過於昔之中原又豈可一槩論哉方西漢元始五年歲在乙丑東南縣户僅當天下十之一（時天下縣千五百五十餘東南纔百七十餘天下户千二百餘萬東南纔百餘萬）後一百三十有九年當東漢建康九年歲在甲申東南縣户乃當天下之十一（時天下縣千一百八十餘東南當二百四十有餘天下户九百七十萬東南當二百四十萬餘）又後一百三十有六年當西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東南縣户乃過天下十之三（時天下縣千二百有餘東南當四百七十有餘天下户二百四十五萬東南八十餘萬）又後四百有六十年當李唐開元二十八年歲在庚辰東南縣户乃當天下十之四（時天下縣千五百七十有餘東南當六百有餘天下户八百四十餘萬東南二百七十餘萬）又後三百五十年當宋元豐元東南縣户乃過天下十之五（時天下縣千一百三十餘東南當四百七十有餘天下户千六百五十萬東南九百萬）觀其縣邑之增民户之庶既若此其甚而又財貨如山利源百出以今擬古巍焉殊絕蓋自開闢以來東南財用之饒見諸載史者莫盛於唐而宋朝猶且加增數倍唐時歲運東南粟以實關中不羸二百萬石而宋朝運漕大增歲至六百餘萬石唐朝出銅鐵銀錫之治凡六州而五在江浙（宣閩饒潤信州）歲鑄錢多止十數萬緡而宋朝鼓鑄大增歲至百餘萬

緡唐朝鹽利初不過歲四十萬緡至劉晏斡盡其利嘗增至六百萬緡蓋不常有而宋朝鹽利大增多至歲二千萬緡而海鹽之利居多茶利興自唐季正元中始定之額得四十萬緡自後代有增加終唐世不過倍正元之額而宋茶利大增歲至二百二十五萬餘緡而皆在東南此皆熈豐以前國家常賦之歲額也其後益有增加至于今則又不然矣嗚呼漢魏以還皇天眷佑東南家為覆護俾斯民日以富庶迄于宋朝物大豐美方之西漢盛時縣邑之增幾至三倍民户之增幾至十倍財貨之增則數十百倍以至庠序之講興人材之秀出與夫典禮之脩習俗之美則又與古漸為不相侔矣雖往古中原之盛亦有所不逮則知天運去來也無常利特因時而已然自開闢以來至于宋之興王者之作未有自於東南故議者不能無惑而不知運久必行蓄厚必發天意所鍾鄉有待而然耳且如并州之地自陳隋以前寥寥數千載未有一王興其間何其微也及唐太宗肇起晉陽不踰時遂還隋緒歷五代五十年間河東三節度乃相繼為帝又何其盛也關中之地自陳隋以前亦寥寥數千載未嘗有顯者出及李唐中葉而常袞為之師於是庠序浸興更五代至于宋朝而英才輩出傑然者不勝其紀由是觀之則并州之利始於唐太宗而閩中之利始於常袞又安知東南之利不始於宋朝哉仰觀俯察酌以民情國家之勢斷可識已

中原七路（京東東路。京東西路。京西南路。京西北路。河北東路。河北西路。河東路）

劉石之亂東晉奄有東南垂百餘年淮漢以南盡為晉土而當時有志之士常嘆中原之未復豈不以古帝王之墟而重失之邪然攷其地不過禹貢青徐兗豫冀州之壤而在唐為河南河北河東三道在宋朝為四京七路及淮南宿亳海泗諸州與陝西河中府解州陝虢諸郡是已以宋疆理校之僅能當天下十三耳何於古而甚重也亦嘗考之載史自開闢以來綿于三代其間帝王之作莫不建國于三河之間户口熈繁田園腴闢城邑并里粲然畢備天下民物於此乎聚四方風教於此乎茂更三皇五帝而益重冠九有四夷而屹崇故歷古以來端為重地

號為中原捨此以外則蠻夷戎狄之所居中原可坐而制之以為偏方指臂之地耳逮夫宗周以降陝服始為王畿春秋而下南國滋為霸主秦漢以還遠斥夷狄包四海之內盡歸中國疆理而偏方指臂之地浸與中原埒矣然而西漢盛時總天下民戶千有二百二十餘萬而中原垂九百萬天下縣三百七十有餘而中原當一千有餘大率縣戶過天下十之七矧三代以前抑又可知東晉之時去西漢為未遠中原之地雖漸以陵替而中原之名猶在也當時有志之士深用慨嘆蓋以宜矣然自新室而下更歷魏晉南北隋唐五季之亂三河亂離寔亟郡邑名物代不如昨中原之名雖因於古而中原之寔已非古矣何則當西漢元始五年中原縣戶過天下十之七後一百三十有九年當東漢建康元年中原縣戶乃過天下十之六（時天下縣千一百八十中原當七百天下戶九百七十萬中原當五百七十萬）又後一百三十有六年當晉太康元年中原縣戶乃當天下十之五（時天下縣千二百有餘中原當五百有餘天下戶二百四十五萬中原纔餘一百二十萬）又後四百六十有一年當李唐開元二十八年中原縣戶乃當天下十之四（時天下縣千五百七十有餘中原當五百有餘天下戶八百四十餘萬中原當三百九十萬）又後三百四十年當宋朝元豐末元祐年中原縣戶乃當天下十之三（時天下縣千一百三十有餘中原當四百有餘天下戶書千六百五十萬中原四百七十萬）夫以宋朝元豐間去西漢之季纔千一百年耳而昔之民戶縣邑當天下十之七今乃僅能當十之三何古今之殊絕也蓋自秦漢以前天下蕃庶舉在中原而江淮閩浙川廣之間荒涼為甚漢魏而下三河浸以荒涼而中原蕃庶反移於江淮閩浙川廣之間暨于為宋朝虛實推遷不啻十倍如今瑯琊一郡五十二縣而宋朝存者止三縣而已（諸城安丘二縣屬宋朝密州宋朝海州東海縣即漢贛榆縣也）漢會稽冶縣一縣也宋朝乃為福建一路凡四十五縣漢潁川一郡餘四十三萬戶宋朝為許潁二州民戶纔贏十萬而已而漢豫章一郡纔六萬戶宋朝乃為江東西十有三州軍（江西惟興國軍餘皆豫章郡地江東饒信二州及南康軍亦是豫章郡地也）增至一百七十萬戶夫瑯琊潁川皆中原地也會稽豫章皆古偏方地也畧以此數郡觀之盛衰相反如此然則中原安得不益輕而偏方安得不益重故今之中原非古之中原今日之中原已與古偏方無異而古之中原乃在今東南偏方之域矣

徇名而責實必輕重之當議者可不深考云

川陜六路（永興軍路○秦鳳路○益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梓州路）

舉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分為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陜而已夫江南所恃以為固者長江也而四川之地據長江上游而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為固者黃河也而陜西之地據黃河上游而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陜二地常制南北之命而况江南之地以淮漢為喉衿以荊湘為肘腋而巴蜀之地乃控勒湘漢鴻溝千里無再舍不接晗設令北人兼有巴蜀則南國以湘漢之郊為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江浙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冀馬秦鋒馳於吳會之郊矣河北之地以汴洛為喉襟以并分為肘腋而秦中之地乃與汾洛連接百城遠邇烽火相望也借令南人兼有秦中則汾洛之間皆為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河漳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越戟吳兵騁于趙代之郊矣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正此之謂矣自齊獄

戰國以來至于宋朝之興幾千有七百年而南北交爭僅凡百戰而北人能并南者有四大率皆先得四川故秦惠王併蜀而始皇因以滅楚晉武帝併蜀而武帝因以滅吳周文帝併蜀而隋文帝因以滅陳及宋之興亦乾德中併蜀而開寶中遂平江南然則四川實固江南可與抗也春秋三國東晉南朝之際南兵屢得志於中原矣然而終不能成功者以其不知先取關中故也唯宋武常克長安旋即失之故亦不能濟河蓋得河南而未得關中則沿河抵關縱橫數十城皆為戰守之地而所向遇敵其勢逆矣故自河北而渡河南則易自河南而渡河北則難自關中而出河南則易自河南而入關中則難借使南人兼有關中而善用之則河南數千里之地縱在敵人徒為戰場無險可恃一戰有勝則汴洛百城可傳檄而下矣故知得關中則取河南易於反掌不得關中雖有河南不能守也而東晉南朝交爭三百年間君臣將士日夜圖回雖銳意收復中原而不知陜西之利故轉戰河南以徼河朔之功而勝負叛服代如棊變終無益也然則自古南北交爭而南人終不能併

者豈唯力之不迨固亦謀之不臧也夫然後知南人之守在巴蜀而戰在陜西北人之守在陜西而戰在巴蜀彼河南江北之間抑舟車往来之地耳非成功制勝之所也故曰天下大勢分為南北而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陜而已

群書考索卷四十八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輿地門

諸路

二十三路

魏晉而下西北之地浸没於羗狄至于宋朝而有虞十二州之地幾失其三（幽州并州營州）而元豐廿三路三代以前大半為蠻夷之域大抵東南衣冠之地皆往古之蠻夷而西北左衽之鄉盡先王之都邑是以有志之士深切嘆恨王化所加唯在蠻羗荒而不能復先王之都邑往往指燕雲河湟為重指江湖川蜀為輕而不知地無常利天運實衡其盛衰凡日月所照可以驅蛇龍剪荊棘而人其居者皆可為中國皆可以為夷狄苟天之所棄何有於華夏天之所祐何有於蠻荒如海表蟠木之地

高陽之疆理也而唐虞棄之無害其為蕩蕩巍巍之功遼東營州之地唐虞之疆理也而隋唐棄之無害其為開皇貞觀之隆燕雲河湟之地隋唐之疆理也而宋朝棄之無害其為聖聖承承百有七十年太平極治之烈然則先王之地固有不必重矣如陝右山南之地夏商以前蠻夷之域也而姬周資之以興王業劒南嶺表之地姬周以前蠻夷之域也而秦漢闢之資以富疆海隅七閩之地秦漢以前蠻夷之域也而隋唐理之遂隆美化然則蠻荒之地固有不必輕矣蓋三代以前天運王於西北而廢棄東南故戎狄折北不支而蠻夷得以徼倖當時帝王有作則利於西北而不利於東南故高陽疆嶠不宅龍城（唐營州宋朝棄於東夷）黃帝逐獯鬻而邑涿鹿（唐幽州宋朝棄於北狄）高宗震伐於鬼方（西戎之遠也）文王遠城於朔野（唐雲夏之間宋棄於北狄）莫不集厥殊勳訖無後患至虞舜南巡則終於蒼梧夏禹東巡則殁于會稽（宋越州）有苗之征既以逆命昭王南巡亦復不反大抵經畧東南未嘗有所濟也逮秦漢而下天運稍回潛眷佑於東南而西北代以陵替故蠻夷折北不支而戎狄得以徼倖當時帝王有作則不利於西北而利於東南是以秦漢開萬里之封而川廣悉為郡縣隋唐闢海隅之化而閩浙盡為衣冠蠢爾蠻荒於變中華當時既誅蹶靈後世益蒙其利至於晉招五部則變生劉石唐開四鎮則禍極吐蕃漢將屯田於葱嶺重困華人唐宗列郡於陰山終為異域大抵開邊狄為郡縣者未常有所濟也是豈非天運回旋而有至此也譬諸人之居焉小人居之則謂之小人君子居之則謂之君子名實在人何常之有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之禮則黜為夷狄夷狄而用中國之禮則進為中國是中國夷狄之人且無一定矧於其地哉而議者謂江湖而南風氣濕燠有夫四時之正踰嶺南則有春夏而無秋冬此其所以不可進於中國也而不知四海之內得陰陽之正者唯河南為然渡河以北沿關以西則風氣稍涼至燕雲河湟之間則有秋冬而無春夏其失天地之和一也先王既輯正於西北則後王有作疆理東南復何疑哉由是以論則天運之所加人事之所修皆可以為帝王之居仰觀俯察則西北不得不重於古東南不得不重於今能深究天人否泰之理則天

下大勢黙可知矣

九州

禹別九州

禹別四海為九州宜若有均一之制而狡其道里廣狹全不相侔濟河（兖州）淮岱（徐州）相去不能千里荆河（豫州）千里而凡海岱（青州）千五里而縮荆山衡陽（荆州）二千里而遥東海西河（冀州）二千里而近壽春之淮潮陽之海（揚州）相去且六千里龍門之黄河燉煌之黒水（雍州）相去以四千里之至華陽黒水窮數千里而未知所經是何廣狹之殊也或者九州之別品殊墳壤因土宜而別也故其道里無得而均然而荆河淮濟之間（徐兖豫三州之境也）截長補短不能當淮海一州之半借使三州土壤既殊不可得而并楊州之大獨不可得而整邪古今名儒訓釋禹貢多矣而未始及此蓋難言之也切嘗討之九州之別蓋倣井田之法（井田之法始於黄帝）方里而井九百畝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九州之制一州為王圻八州建國以蕃王室是同養公田之義也故其區別境壤不因土宇之小大不限山川之間阻唯據民田多寡而均之耳然而四海之内夷險不齊如荆河淮濟之間百舍坦夷萬頃一瞬而又當中原要區民力修地利盡良疇既闢廣土實稀故三州（徐兖豫）境土最為狹也至淮海以南（揚州淮南荆州漢南）函劍以西（雍州在函谷之西梁州在劍閣之西）江湖決溢關山重複而又僻在遐陬闊踈穇政平土蓋寡闢田甚艱故四州境土最為闊也嘗考西漢之時去古未遠方其極盛九有民戶總計千二百餘萬而徐兖豫三州當五百五十萬戶青冀二州當三百五十萬戶而荆揚雍梁四川僅當三百萬戶夫民非穀不生穀非民不殖推其戶口之多寡足以見田疇之廣闊據今驗古畧可知則九州之別唯民田是均斷可考矣嗚呼治有本要帝主一道其來久矣神農之教曰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故舜咨十二牧以食哉惟時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周官九職以農為先誠以農為先誠以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而食非田不給田非民不耕有田而後可以賦民有民而後可以立市朝廷國家故先王所重唯民與田其所以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侯甸之制軍國之用

皆取定於民田故官無閑則兵無聚散家無豐儉民無勞逸而國有致一之斂民有不二之業有田斯墾有穀斯積雖遇水旱兵凶而民無棄邑之歎得禮節著而榮辱彰時雍之治由之而致也爰自秦開阡陌而廢井田罷侯置守以要害為先而不復以民田為制魏晉而下因仍不改坐水陸而建都會華山河而峙城郭民物所聚南畝實違形勢之地反田益寡至於平土多曠衣食所資則反以為蠻夷不守之地而不知務大抵所重非所本所本非所重先王之制數口之家受田一頃後世邊隅小邑民戶不盈數百則地利安能有盡至名臣大郡多至數十萬戶則又安能有數十萬頃之田乎民無常產則本於末業有天下國家者既不能為之閑禁又從因之以規利遂致不耕之民多於南畝有司者徒知日計之有餘而不知歲計之不足也古稱一年耕必有三年之蓄謂人皆土墾也今耒耜之民僅能當天下十之三使歲皆有年則斯民僅能糊口設一穀不登所在不免告糴然後知先王之制所以為后稷生民之計矣後王之治所以有愧前王者皆能推德教之有餘固亦法制之良也嗟乎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豈先王之制唯可行於古之天下豈先王之制唯可行於古而不復可行於後世矣抑亦後之者未得其術耳捨先王經國之制未易遽復而先王愛民之心詎可頃忘哉後王之治信能一政之設一令之施惟民與田是崇是重則王制雖未必更張而時雍之治豈云難致臣因考九州之制知先王以民田為重故備論於此庶幾按九州之圖則足以見先王之心無徒論其道理遠近山川夷險而已

五服

闢唐五服

據禹貢五服之制九州之內止方五千里而先儒較以有漢廣輪之制全不相侔以謂西漢盛時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五千里而山川所局不出禹貢之域何道里之殊絕也遂致孔穎達之徒有鳥道之說謂禹貢之制據虛空鳥飛徑過而言[illegible]之制以人迹所通迂迴曲屈動有倍加此先儒一定之論而臣切以為不然夫鳥道信為徑通而人迹

安能有以抑嘗討之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有二十一里今謂漢也是禹貢五千里之制即漢之六千里也況五服之制據萬里而言今以東西四正為據當時堯都平陽正東至東萊之海才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才三千三百里是僅可以當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之制則以遼東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也而遼東任東北隅燉煌任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袤之而度其兩隅則為尺有四寸而嬴則五服之制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制南北萬五千里者舉朔方日南而言也而禹貢所屆正南止及衡山之陽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迹所及也至平陽之北不盈千里已為戎狄之地是五服之制唯東西南三方僅論二服而已尚何鳥道之云乎則先儒巧傳之說失其據矣嗟乎昔先世王為天下後世之慮何其審也夫九州之地四正雖近四隅實遠非不知舉其隅計其道里之遼足為大也五服之制乃舉其近而畧其遠何哉蓋不欲以一時廣大之名企後世無厭之禍所以貽孫謀以正也惜乎秦漢以還好大之君以廣斥土宇為功而記錄之臣又從而恢張之是豈知堯禹之用心乎嗚呼戚哉

疆域

先王疆域

傳稱黃帝北邑涿鹿（唐幽州宋涿之北狄）虞世南陟蒼梧（宋朝荆湖南路道州寧遠縣北嶺表之蒼梧也）夏禹東巡會稽（宋紹兩浙為越州會稽縣）然則後世近荒之地皆先王之內封其正朔所加遐為可知以至高陽之際海裔來同（北止幽陵南止交趾西止流沙東止析木）萬里廣輪一同文軌疆理所屆何其盛歟比秦隋漢唐之君所以務斥大封域糜耗華夏甘心邊夷而無悔者也然徒知先王之盛而不知其所以盛虞夏以前承太古巢穴之餘蠢蠢林林自相君長八紘之中棊布星分畫為萬國其侯邦所覆僅能及後世一鄉一亭（漢時六十六百二十二鄉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亭）其勢力最寡弱而易制也故一人表正則萬國奚傾化之所被者益廣則正朔之所際者益宏是以唐虞之時蠻夷猾夏惟明五刑三旬逆命禹已班師非有如後世強胡猾狄挐兵不解而敢與上國抗衡者

也然則黃帝禹舜之盛豈有勞於服遠哉抑亦為斯民愛戴之孚不敢自逸故遑遑然周恤之耳及自夏商以降共華脊興轉相侵侮小國日滅大國益橫而車書始難同矣何則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而商湯革命有三千餘國是四百年間轉相吞滅者矣逮夫姬周浸興武王革命封建有加而總計不踰千八百國是六百年間轉相吞滅又幾半矣故侯邦益大夷狄益強文王之時迺行天討而大邦始畏其力西方則昆夷鼎盛北陲則玁狁獨強交侵中國莫可制禦雖三分天下有二而亦不遑命將帥以守衛中國而已自時厥後中國土宇滋蹙而夷狄寖強江浙之間已為文身斷髮之鄉朝聘盟會未始通於上國於會稽蒼梧何有哉故堯舜之教遠暨朔南文王之化近行江漢周公體國經野而舜禹陟方之地有在衛服之外夫黃帝高陽嚳堯虞舜夏禹文王周公皆古聖人也其君國澤民之道豈相反哉抑亦時或不得耳使其功地詎不皆然則後王之時所以不及古先哲王之盛者匪惟德之不宏固亦勢有不可也而秦漢以還好大喜功之君窮誅遠討惟日不足極唐虞聲教所暨悉為郡縣而猶以為未也噫何元元之不幸歟文王周公之道果若是乎使黃帝高陽舜禹復生於斯詎若是之勞民嗟乎黃帝登空峒（宋朝鎮戎之境內）虞舜陟蒼梧夏禹巡會稽非不勤遠也秦始皇登之罘山（宋朝萊州之文登縣）漢武帝登單于臺（宋朝雲中府之西北）隋煬帝幸雁門（宋朝代州）亦非不勤遠也然先王之所以勤於遠者恐其德教有所不被故焦心勞思雖終老而無斁後王之所以勤於遠者恐其威武有所不加故勞民蠹國雖敗亡而無悔此古今相去所以殊絕也故臣謂其觀先王幅員之廣則足以知其德觀後王封域之大則足以知其暴能原先王之用心而弗泥其跡則可與言化矣

西漢疆域

高惠文景之時天下甫安四夷鼎盛匈奴侵盜河南（宋朝陝西路化外州）尉佗切據南越（宋朝廣南西路）閩越王猶保閩中（宋朝福建路也）中國疆域南北纔五千里東西又且不及三代以還一王封域未有儉於此也而當時天下無事治幾刑措後世莫及逮夫武帝末年四陲之地舉皆開拓東西九千三百

者豈唯力之不迫固亦謀之不臧也夫然後知南人之守在巴蜀而戰在陝西北人之守在陝西而戰在巴蜀彼河南江北之間抑舟車往来之地耳非成功制勝之所也故曰天下大勢分為南北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而已

群書考索卷四十八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輿地門

諸路

二十三路

魏晉而下西北之地浸沒於羌狄至于宋朝而有虞十二州之地幾失其三（幽州并州營州）而元豐廿三路三代以前大率為蠻夷之域大抵東南衣冠之地皆往古之蠻夷而西北左衽之鄉盡先王之都邑是以有志之士深切嘆恨王化所加唯在蠻羌荒而不能復先王之都邑往往指燕雲河湟為重指江湖川廣為輕而不知地無常利天運實衡其盛衰凡日月所照可以驅蛇龍剪荊棘而人其居者皆可為中國皆可以為夷狄苟天之所棄何有於華夏天之所祐何有於蠻荒如海表蟠木之地

高陽之疆理也而唐虞棄之無害其為蕩蕩巍巍之功遼東營州之地唐虞之疆理也而隋唐棄之無害其為開皇貞觀之隆燕雲河湟之地隋唐之疆理也而宋朝棄之無害其為聖聖承承百有七十年太平極治之烈然則先王之地固有不必重矣如陝右山南之地夏商以前蠻夷之域也而姬周資之以興王業劒南嶺表之地姬周以前蠻夷之域也而秦漢闢之資以富疆海隅七閩之地秦漢以前蠻夷之域也而隋唐理之遂隆美化然則蠻荒之地固有不必輕矣蓋三代以前天運王於西北而廢棄東南故戎狄折北不支而蠻夷得以儌倖當時帝王有作則利於西北而不利於東南故高陽疆嶓不宅龍城（唐營州宋朝棄於東夷）黃帝逐獯虜而邑涿鹿（唐嬀州宋朝棄於北狄）高宗震伐於鬼方（西戎之遠也）文王遠城於朔野（唐雲夏之間宋棄於北狄）莫不集厥殊勳訖無後患至虞舜南巡則終於蒼梧夏禹東巡則殁于會稽（宋越州）有苗之征既以逆命昭王南巡亦復不返大抵經畧東南未嘗有所濟也逮秦漢而下天運稍回漸眷佑於東南而西北代以陵替故蠻夷折北不支而戎狄得以儌倖當時帝王有作則不利於西北而利於東南是以秦漢開萬里之封而川廣悉為郡縣隋唐闢海隅之化而閩浙盡為衣冠蠢爾蠻荒於變中華當時既赫厥靈後世益蒙其利至於晉招五部則變生劉石唐開四鎮則禍極吐蕃漢將屯田於葱嶺重困華人唐宗列郡於陰山終為異域大抵開荒狄為郡縣者未常有所濟也是豈非天運回旋而有至此也譬諸人之居焉小人居之則謂之小人君子居之則謂之君子名實在人何常之有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之禮則黜為夷狄夷狄而用中國之禮則進為中國是中國夷狄之人且無一定別於其地哉而議者謂江湖而南風氣濕燠有夫四時之正踰嶺南則有春夏而無秋冬此其所以不可進於中國也而不知四海之內得陰陽之正者唯河南為然渡河以北沿關以西則風氣稍凉至燕雲河湟之間則有秋冬而無春夏其失天地之和一也先王既輯正於西北則後王有作疆理東南復何疑哉由是以論則天運之所加人事之所修皆可以為帝王之居仰觀俯察則西北不得不重於古東南不得不重於今能深究天人否泰之理則天

下大勢默可知矣

九州

禹別九州

禹別四海為九州宜若有均一之制而挍其道里廣狹全不相侔濟河（兗州）淮岱（徐州）相去不能千里荊河（豫州）千里而凡海岱（青州）千五里而縮荊山衡陽（荊州）二千里而遥東海西河（冀州）二千里而近壽春之淮潮陽之海（揚州）相去且六千里龍門之黃河燉煌之黑水（雍水）相去以四千里之至華陽黑水窮數千里而未知所經是何廣狹之殊也或者九州之別品殊墳壤因土宜而別也故其道里無得而均然而荊河淮濟之間（徐兗豫三州之境也）截長補短不能當淮海一州之半借使三州土壤既殊不可得而并揚州之大獨不可得而整邪古今名儒訓釋禹貢多矣而未始及此蓋難言之也切嘗討之九州之別蓋倣井田之法（井田之法始於黃帝）方里而井九百畝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九州之制一州為王圻八州建國以蕃王室是同養公田之義也故其區別境壤不因土宇之小大不限山川之間阻唯據民田多寡而均之耳然而四海之內夷險不齊如荊河淮濟之間百舍坦夷萬頃一瞬而又當中原要區民力修地（[illegible]荊）盡良疇既闢廣土實稀故三州（徐兗豫）境土最為狹也至淮海以南（揚州淮南荊州漢南）函劍以西（雍州在函谷之西梁州在劍閣之西）江湖迭濫關山重複而又僻在遐陬闊踈稼政平土蓋寡闢田甚艱故四州境土最為闊也嘗考西漢之時去古未遠方其極甚九有民戶總計千二百餘萬而徐兗豫三州當五百五十萬戶青冀二州當三百五十萬戶而荊揚雍梁四川僅當三百萬戶夫民非穀不生穀非民不殖推其戶口之多寡足以見田疇之廣闢據今驗古畧可知則九州之別唯民田是均斷可考矣嗚呼治有本要帝王一道其來久矣神農之教曰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故舜咨十二牧以食哉惟時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周官九職以農為先誠以農為先誠以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而食非田不給田非民不耕有田而後可以賦民有民而後可以立市朝廷國家故先王所重唯民與田其所以體國經野設宮分職侯甸之制軍國之用

皆取定於民田故官無閑則兵無聚散家無豐儉民無勞逸而國有致一之歛民有不二之業有田斯墾有穀斯積雖遇水旱兵凶而民無[illegible]邑孩得禮節著而桀猾彰時雍之治由之而致也爰自秦開阡陌而[illegible]井田罷侯置守以要害為先而不復以民田為制魏晉而下因仍不[illegible]坐水陸而建都會華山河而峙城郭民物所聚南畝實遠形勢之地[illegible]田盡寡至於平土多曠衣食所資則反以為敝夷不守之地而不知務大抵所重非所本所本非所重先王之制數口之家受田一頃後世邊隅小邑民户不盈數百則地利安能有盡至名臣大郡多至數十萬户則又安能有數十萬頃之田乎民無常產則本於末業有天下國家者既不能為之閑禁又從因之以規利遂致不耕之民多於南畝有司者徒知日計之有餘而不知歲計之不足也古稱一年耕必有三年之蓄謂人皆土墾也今耒耜之民僅能當天下十之三使歲皆有年則斯民僅能糊口設一穀不登所在不免告糴然後知先王之制所以為后稷生民之計矣後王之治所以有愧前王者皆能准德教之有虧固亦法制之良也嗟乎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豈先王之制唯可行於古之世豈先王之制唯可行於古而不復可行於後世矣抑亦復之者未得其術耳捨先王經國之制未易遽復而先王愛民之心詎可須忘哉後王之治信能一政之設一令之施惟民與田是崇是重則王制雖未必更張而時雍之治豈云難致臣因考九州之制知先王以民田為重故備論於此庶幾按九州之圖則足以見先王之心無徒論其道里遠近山川夷險而已

五服

陶唐五服

據禹貢五服之制九州之内止方五千里而先儒較以有漢廣輪之制全不相侔以謂西漢盛時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五千里而山川所絡不出禹貢之域何道里之殊絕也遂致孔穎達之徒有鳥道之説謂禹貢之制據虚空鳥飛徑過而言[illegible]之制以人迹所通迂迴曲屈動有倍加此先儒一定之論而臣切以為不然夫鳥道信為徑通而人迹

安能有以抑嘗討之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有二十一里今謂漢也是禹貢五千里之制即漢之六千里也況五服之制據萬里而言今以東西四正為據當時堯都平陽正東至東萊之海才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才三千三百里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之制則以遼東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也而遼東任東北隅燉煌任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袤之而度其兩隅則為尺有四寸而贏則五服之制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制南北萬五千里者舉朔方日南而言也而禹貢所名正南止及衡山之陽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迹所及也至平陽之北不盈千里已為戎狄之地是五服之制唯東西南三方為然北方僅論二服而已尚何息道之云乎則先儒巧傳之說失其據矣嗟乎昔先哲王為天下後世之慮何其審也夫九州之地四正雖近四隅實遠非不知舉其隅計其道里之遼足為大也五服之制乃舉其近而畧其遠何哉蓋不欲以一時廣大之名企後世無厭之禍所以貽孫謀以正也惜乎秦漢以還好大之君以廣斥土宇為功而記錄之臣又從而恢張之是豈知堯禹之用心乎嗚呼戚哉

疆域

先王疆域

傳稱黃帝北邑涿鹿（唐嬀州宋朔之北狄）虞世南陟蒼梧（宋朝荊湖南路道州寧遠縣兆鎮表之蒼梧地）夏禹東巡會稽（宋兩浙路越州會稽縣）然則後世近荒之地皆先王之內封其正朔所加邈焉可知以至高陽之際海裔來同（北止幽陵南止交趾西止流沙東止析木）萬里廣輪一同文軌疆理所届何其盛歟此秦隋漢唐之君所以務斥大封域糜耗華夏甘心邊夷而無悔者也然徒知先王之盛而不知其所以盛虞夏以前承太古巢穴之餘蠢蠢林林自相君長八紘之中棊布星分畫為萬國其侯邦所發僅能及後世一鄉一亭（漢時六千六百二十二鄉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亭）其勢力最寡弱而易制也故一人表正則萬國葵傾化之所被者益廣則正朔之所際者益宏是以唐虞之時蠻夷猾夏惟明五刑三旬逆命禹已班師非有如後世強胡猾狄拏兵不解而敢與上國抗衡者

也然則黃帝禹舜之盛豈有勞於服遠哉抑亦爲斯民愛戴之厚不敢自逸故遑遑然周恤之耳爰自夏商以降其華䇿興轉相侵侮小國日滅大國益橫而車書始難同矣何則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而商湯革命有三千餘國是四百年間轉相吞滅者矣逮夫姬周浸興武王革命封建有加而總計不踰千八百國是六百年間轉相吞滅又幾半矣故侯邦益大夷狄益強文王之時迺行天討而大邦始畏其力西方則昆夷鼎盛北陲則獫狁獨強交侵中國莫可制禦雖三分天下有二而亦不過命將帥以守衛中國而已自時厥後中國土宇滋蹙而夷狄寖強江浙之間已爲文身斷髮之俗朝聘盟會未始通於上國於會稽蒼梧何有哉故堯舜之教遠暨朔南文王之化近行江漢周公體國經野而舜禹陟方之地有在蠻服之外矣黃帝高陽唐堯虞舜夏禹文王周公皆古聖人也其君國澤民之道豈相反哉抑亦時或不偶耳使其易地詎不皆然則後王之時所以不及古先哲王之盛者匪惟德之不宏固亦勢有不可也而秦漢以還好大喜功之君窮誅遠討惟自不足極唐虞聲教所暨悉爲郡縣而猶以爲未也噫何元元之不幸[illegible]歟文王周公之道果若是乎使黃帝高陽舜禹復生於斯詎若是之勞民嗟乎黃帝登空峒（宋朝鎮戎之境內）虞舜陟蒼梧夏禹廵會稽非不勤遠也秦始皇登之罘山（宋朝萊州之文登縣）漢武帝登單于臺（宋朝雲中府之西北）隋煬帝幸雁門（宋朝代州）亦非不勤遠也然先王之所以勤於遠者恐其德教有所不被故焦心勞思雖終老而無辭後王之所以勤於遠者恐其威武有所不加故勞民蠹國雖敗亡而無悔此古今相去所以殊絕也故臣謂其觀先王幅員之廣則足以知其德觀後王封域之大則足以知其暴能原先王之用心而弗泥其跡則可與言化矣

西漢疆域

高惠文景之時天下甫安四夷鼎盛匈奴侵盜河南（宋朝陝西路化外州）尉佗切據南越（宋朝廣南西路）閩越王猶保閩中（宋朝福建路也）中國疆域南北纔五千里東西又且不及三代以還一王封域未有儉於此也而當時天下無事治幾刑措後世莫及逮夫武帝末年四陲之地舉皆開拓東西九千三百

亘南北萬五千里開闢以來一王疆里至此爲盛而當時海内虚耗户口減半後世未有取也王莽之亂百姓謳吟思仰漢德故劉氏復起天下嚮應史臣以謂高祖孝文之仁德結於斯人也深故光武成功若此其易彼漢皇甚業恢宏如此曾何補於後世夫然後知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王斯言不誣矣

群書考索續集卷四十九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輿地門

歷代

晉元中興

議者謂晉元雖中材之主要不失爲唐肅代而安史亂唐肅代興於西北卒能復兩京夷大難再造王室不失舊物而劉石覆晉琅琊興於京南祖逖既死勳業頓隳僅能退守江右爲自全計耳豈形勢失據地利之不齊耶臣切謂不然夫晉唐之君固無優劣而時有利鈍敵有堅脆所以不同也方安史作亂張巡許遠守睢陽（宋朝南京）魯山南守南陽（宋朝鄧州）累年死戰不下賊故江淮完全中興實賴以濟李臨淮戰河北郭尚父戰河南奮銳挺忠勝氣百倍而祿山思明君臣父子更相戕戮自取滅亡

故肅代乘特奮劣坐家巨盜非力也特也劉石之禍則異然自胡塵南驚百郡瓦裂卒無一城一壘能堅守拒敵以待王師者唯劉琨保并州不忘晉朝而收民無力驕戎失律汩汩不自振僅能當顏真卿輩徒倚河朔之間耳所謂李郭張魯之將無有也而劉石輔車再世奸雄氣吞九有又非安史崛強之比東南將帥既非其人而元帝有一祖逖不能用王敦投隙而奮逆嬰禍孽內難相仍鄰敵熾盛而猶能保有東南宗社不絕是難能也且永嘉之際愍帝亦有為之主定都長安根本秦隴股肱三河而瑯琊外屏東南首尾應援地利非不得也一時形勢與肅代之際何異而終於顛沛戮辱而後已則以遇敵之強而將帥失律故也借令琅琊復興西北是以肉飼虎口耳典午氏將撫種矣而況肅代興於秦蜀而兼有吳楚元帝興自吳楚而併失秦蜀方開元承平之久東南戶口最為蕃實安史之亂幸免殘掠當時兩浙諸州民戶不下九千萬舉東晉所有不能及也考其國之虛實將之利鈍敵之堅脆其不侔也如此則其勳業有小大虧盈固其宜矣豈地利之不齊哉且以晉室衰微之際祖逖起於群不逞中驟能收合餘燼擊楫奮忠持寸鐵尺兵橫軋強敵不數載間俾黃河以南盡為晉土雖以石勒雄戰無留敵而終逖之任甚延河濟之外不敢形南牧之志則勢之強弱顯在於人豈以東西南北為限哉逖之功所以不成則任之不專而年之不永耳向使晉室有幸能專逖之任而天假之年則劉石父子之間雖無安史之禍東晉所有之地雖無肅代之廣庸知不能成李郭興復之功乎

南北紛爭

論曰自晉元東渡訖于後周之亡南北血爭垂三百年其間北朝之兵屢得志於東南矣或卷甲而趍歷陽（石季龍歷陽宋和州也）或長驅而至瓜步（魏王太武瓜步在宋真州六合縣界也）或築行宮於新野（元魏孝文新野唐之穰縣屬宋鄧州）或駐大軍於秣陵（北齊將蕭軌秣陵乃宋之建康府也）或涉沅湘而阻於長沙（周將賀若敦長沙乃宋之潭州也）或渡江淮而守於石頭（北齊將柳達摩石頭城在宋建康府境內也）其深入制勝非不銳也南國之兵屢得志於西北矣或渡河而守黎陽（晉將滕恬之黎陽宋衛州[illegible]也）或薄海而克曆

固（宋武帝廣固城在青州益都縣西北宋）或溯渭而入長安（宋將王鎮惡）或踰關而至霸上（晉將桓溫霸上在長安之東三十里也）或四十七戰所向無前（梁將陳慶之也）或五十二城望風震服（梁將曹景宗也）其深入制勝又非不銳也加之有北土者八姓（後漢劉氏後趙石氏前秦苻氏後秦姚氏前燕後燕慕容氏魏拓跋氏北齊高氏後周宇文氏也）割裂紛爭有南朝者五代（晉宋齊梁陳也）亂亡踵跡劉氏暴骨於關河苻姚染血於淮潰慕容踣跂闘鬩蚌鷸高氏宇文禍亂如結是北土非無釁可乘也王敦蘇峻踵逆上游孫恩盧循訌亂海嶺亘元侯景荼毒江湖李特譙縱擁強巴蜀是南國非無衅可乘也然而北人終不能併南南人終不能併北是何耶蓋其不能圖萬全之舉好興常試之師方敵未有衅則遽徼功利紛挐以逞重兵外宿齊民疲輸餉謹畫勞帑藏益屈敵未嘗憊而吾已困矣遠夫幸際機會隣壤繹騷羸秦之鹿已奔下莊之虎可刺則備不豫則無以應事坐待其斃而莫能乘矣間或幸而遇捷則敗不旋踵是以表宏舉南國之兵潰於洛口元英掃北方之衆沒於鍾離青泥之敗單騎而跳（宋雍陽公劉義眞）吕梁之役匹馬無反（陳將吳明徹）彥之退舍（宋將到彥之）資實蕩然魏武言還（高歡大敗齊將）僵屍閭積齊人如渭皆為江浙之魚（北齊十萬衆渡江不反）堅卒若林作淮淝之鬼（苻堅百萬衆大敗於淝水）其餘或焚舟而遁（晉將桓溫）或棄輜重而奔（晉將殷浩）或大敗而還者（魏將盧昶）不可殫紀既軍敗於外國疲於內民愁盜起群雄乘之而社稷危矣是其急於成功乃所以速底敗亡也向使南北之君能於暇時息民休兵遵養時晦君宰優游將士偃息元元雍熙咸遂其性莫不蓄銳以待發銜恩而樂用而廟堂之謀靜觀遠照探敵人之情偽而慣識之必俟一旦釁隙洞開則赫然有作發將士素銳之氣啓臣民樂用之心興湯后之雲霓伐武王之旌鉞入關下高祖之令渡河而光武之恩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以此弔民何民不服顧海宇之功豈難濟哉常觀三國之時吳魏爭衡淮漢之郊奔命不暇而數十年卒不能入寸土逮晉武受命講好息民邊境知識輔南北之民各安其堵故能十餘年間一舉而平吳隋之平陳也亦然東晉之初力爭中原五七十歲之間未嘗不有事于西北而關河之功未始克集及其季年務敦鄰好北有南燕西有姚秦而數十年間恬不交兵西北之人不復以東南

為虞故能數載之間一舉而克燕再舉而滅秦宋之興其混一宇內已亦由是道是其緩於取敵乃所以速集大敵也故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不知與之為取帝王之道出於萬全可不戒哉

梁亡

嘗考前梁之亡其可惜者二前代皆以驕逸後㬥而敗梁武獨以憂勤慈儉而亡可惜一也始也興而治終焉亂而亡可惜二也議者以謂溺信釋流致精爽迷奪遂底滅亡非也惑於浮屠氏有紊典刑不過委靡而不競耳何致遽亡哉蓋其功以易成而患由忽至也傳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蓋將常勝則驕士常勝則易征伐四克則廟堂之謀輕於用兵是常勝之禍所以為禍也故從古王霸之興必履危踐險然後能成功如漢祖之創業光武之中興魏武之制勝劉宋之霸蕭齊之強拓跋魏之盛宇文周之固皆因百戰艱危摧堅敵而成太功良由憂勤益智慮而儆畏成安強也若乃起兵以來幸不遇敵而擊自潰之師攻無備之城遂致所向莫前偃然有輕敵之心則是潮兵也勝則銳進如潮之來而不可遏敗則驟退如潮之去而不能止茲為覆敗之端亡無日矣是以湣王制勝而齊國亂一偃成功而商祀絕項羽轉戰無前而楚亡苻堅征伐四克而秦滅是皆常勝之為禍也梁武之興乘會其時秉東昏頹弊遂基洪業適北朝大亂侯伯功取南國如反掌拓中原如拾遺師旅所經秦征無戰一時功業之成幾亞宋武之盛而所以盛則易也當時不知成功之幸以為當然故偃然以矜雖待賁育而了無戒心侯景乘虛既濟江戰少衄則壯氣消盡勤王之師三十萬環視數旅之賊莫敢誰何卒以敗亡蓋當時南國之兵未嘗遇敵故爾是故善用兵者毋畏敵人之勝要觀其所以勝毋憚敵國之強要觀其所以強敗焉思奮者是為勍敵勝而輕我者終為亡國伺其無前之隙可收不世之功能見小敵怯而大敵勇然後能無敵於天下

秦隋速亡

周室東遷更互交紛爭餘六百年而天下併于秦十餘年而天下大亂秦遂以亡晉無南渡南北血爭垂三百年而天下併于隋二十餘年而天

下大亂隋遂以亡傳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無聊之民不擇主而事方戰國南北之際斯民無聊甚矣亦不安秦隋之政在率而為盜何耶蓋民各有心誰能安分不得已而嬰勞苦患難則無辭得已而不已則怨心生矣方戰國南北之際日尋干戈而斯民猶且安分者其意若曰吾君豈獲已矣是未必無恤我之心也時有不幸耳逮夫天下無事人皆有苟安之志少加勞役遂爾怨懟其意若曰吾君豈不獲已哉是終無卹我之心也父子夫婦生長亂離引領息肩于斯有年矣今幸際此而猶不免焉是無時不可已也由是無聊之心生相率為盜此秦隋之所以速亡歟噫天下厭亂聖人乘時斯民懷安奸雄投機為人上者可不畏哉

漢唐疆域

漢初匈奴暴盛盡盜河南地白羊樓煩擊為屬雖去長安纔七百里飛騎旦夕可至其邊防至隘也逮及世宗大攘胡越浮西河絕大幕封狼居山禪烏姑衍以臨瀚海盡奪陰山千里肥美之地匈奴王庭亦為漢之內封又何其廣也唐初遂事西域列波斯以東為八十八州遠者去長安萬五千里計其道里之中建安西都護府調唐兵鎮守為其邊防至廣也及天寶之亂吐蕃乘虛盡陷河隴地上邽以西皆為虜守去長安纔八百里連年入寇遂陷京城輦谷之下無異邊徼又何其隘也雖曰人事有工拙夷夏有否泰是以天道循還盈虧之理自然至此也要之羌狄不能理漢民中國弗能疆異域神州雖盛毋勞北伐之師島夷雖強毋形南牧之志各保封疆自相蕃息非惟允叶於人事抑亦克承於天意矣

南北形勢

周室之衰秦晉齊楚權天下相持五百年而秦滅楚漢室之亡天下三分相持六十年而晉平吳晉室之亂琅琊南渡繼為南北朝相持三百年而隋併陳周秦漢唐肇基皇業皆本陝西光武中興亦賴河北遂令古今議者有形勢優劣之辨讀賈生之過秦則夸言陝右誦杜牧之罪言則齒譽山東（即宋朝河北西路河東路及燕雲地也）而赫赫南夏未有稱焉寡見謏聞

之士大抵雷同深以為不然夫欲觀古今盛衰之理若無從驗其功業之已成考其興亡治亂之所由致良將不擇兵而戰循吏不擇民而治王伯之興豈擇地利而後制勝歟野不能起循農高資不能成格虜山河襟帶又安能保亡國之君是以荊楚削弱王翦渡江高齊荒蕩周師入鄴是善用關西者能以併南北也赫連强魏武克朔方孫皓淫虐王濬入金陵是善用河北者皆能以併西南也章邯輕敵項王渡河姚泓玩寇宋武入關是善用江南者皆能以併西北也魏太祖宋高祖周武帝皆一代英雄故魏起河北周本關西宋興江南皆能奮自孤微赫然成伯業此則三方之地利皆可以興也商受暴虐黃河無固胡亥愚蒙秦關洞開叔寶荒淫長江失險此則三方之地利皆不足恃也項王殘鷙石季驍雄皆轉戰無前而斯民重困故項興東南石奮西北其亡一也蕭衍苻堅皆一時令主秉將奮功然有雄志而無雄材一則强覇於南夏一則制勝於北朝其敗一也夫以孫皓淫虐叔寶荒淫同符於桀紂矣從奮有萬國覆亡不暇何特於東南哉文王之讚武王之烈高祖之神光武之聖唐太宗之英武此以天錫勇智俾表正萬邦者也一旅之衆一成之田亦足以王矣何特於西北哉彼東南之君惟宋武最稱英雄然究其威畧基圖未可與始皇較優劣又何敢望文武高光之清塵也無其人而無其功理之必然者也故知南北東西皆無地利興亡治亂舉在人謀尚何妄分優劣之有識者或謂南北之風渾東南之俗偷西北之人直東南之民詐西北之士決東南之地瘠西北之士勁東南之兵顯此形勢之所以異也是又不然彼各有所短長固不可一槩論也夫西北之風渾其失也悍東南之俗偷其得也和渾厚可與奮功悍突則難與圖治和易則易與樂成偷墮則難與慮始故由古以來南北紛爭則西北以强勝而多失之亂東南以治隆而多失之弱此則風俗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人直其失也很而後雜以羌狄之人驕暴者也東南之人詐其得也易而又違以蠻獠然而蠻獠之人庸愚者也直則不可以威犯驕則不可以禮加很暴之人尤不可以德化是知西北之人難治也雖愚可以誠推雖詐可以利夸和易之人易以德懷

故知東南之人易治也故由古以來西北之政多以嚴致平江南之政多以寬為治此則人民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地沃便種植而宜蠶桑東南之地磽瘠多田疇而利耕布故由古以來西北之人裕於財而患於飢東南之人苦於貧而足於食善治西北則足以富國善治東南則足以餘糧若九有同軌南北一家則儲糧常仰於東南貨財常資於西北則食貨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兵沉勁其失也抵肆東南之兵顛亂其得也剽銳故西北之兵便於持久東南之兵利於速戰嘗考曹公用兵常以堅守拄強敵及征孫權驟來亟戰遂大敗於赤壁此則西北之兵便於持久而不利於速戰也項王持孤軍轉戰無前及遇漢祖堅守相持卒敗於垓下此東南之兵利於亟戰而不便於持久也深溝高田戰不獲騁而諸葛恪之師敗矣江淮之士出入如飛而李密之衆殄矣是以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謝幼度亟戰而敗苻堅則以各能用其便利故耳故張良賈充鄭袤之徒皆有南兵剽銳之言而北人制勝務以守成不戰之功若蓋畏其鋒而莫敢爭也自古惟聞北人之畏南未聞南人之憚北也顧議者何敝焉臣謂南北形勢初無輕重繫其兵情人事如何耳

群書考索卷四十九

續集

羣書考索卷五十　續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教諭譚　瑋　校正

○輿地門
歷代

三代漢唐

三代有天下垂二千年而隆平之治纔數百載其間寇攘殽亂幾居太半傳八十有一王而致治之君纔十數而止是治世固少而亂世固多也漢唐有天下餘七百年而天下乂安幾四百載傳四十有五帝而致治之君不下七制三宗是治世固多而亂世固少也然而天下後世言治道者莫不重三代而輕漢唐何哉教化習俗有不同耳盖三代之牧斯民也任之以井牧養之以庠序警之以號令紀之以典刑下逮草萊之間教養畢備是故朝覲會同五服不期而至蒐苗獮狩戎事不戒而

嚴教之以禮樂而民蹈中和與之以三物而士敦行義分明於朝商辨於鄉行成于家俗化於天下而風移於後世方其治時歌劾若斯之盛及其亂也先王之遺風猶在雖日尋干戈而民猶覲德誦書講耕耨入餘禮樂見鋒鏑之下童子猶能奮忠婦人亦皆知禮商人足以却敵切藏於為納君不至泥塗之人亦或可施於有政良由典制有常教化有素而民難動耳爰自暴秦得志王迹遂熄漢矯秦枉未能遠謨緜歷魏晉南北隋唐之際一因一革載治載亂為政之道不甚相遠也當時君臣日夜圖回不過以刑名食貨之為急他則畧而不問是故學校不足以化民成俗而徒為利祿之階禮樂不足以易俗移風而徒為宴樂之具六藝已隳忝其四四民遂籍其二井牧既廢王制蕩然編戶之富侔公侯齊民之貧不伴犬彘風數陵夷刑獄冤濫法藏於有司而民犯於田里行著於鄉里則爵遠於朝廷父子無假蓋之情兄弟有爭桑之醜夫婦懷切斧之疑奴主起攫金之想而習俗滋久玩為故常方其治時劾已不美及其既亂則君子安於犯義小人示於犯刑未轉化為干戈衣冠轉為皂隸比屋盡為胡漢列郡不相吞齧林林之徒不殘於盜賊則陷於飢寒不斃於飢寒則陷於刑戮生民糜爛無有紀極奸雄乘時竊不旋踵良由王制隳壞聖教不行而民易動耳故臣謂三代之離亂猶足以比漢唐之治安而漢唐之君子或未能過三代之小人非其時之不同人之有異風教習俗實使然也且以漢宣之治朝而王吉深切漢宣謂當時士大夫不能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則他可知矣後之為天下者欲躐遂成之規苟一時之治則漢唐之法固有足進必欲化民成俗淩太平長治之源則捨三代將焉取哉

宋朝混一宇內

宗周以降訖于五季寥寥二千載間一治一亂載離載合為十有六代（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及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而周有天下餘八百年漢有天下餘四百年唐有天下垂三百年其餘十有三代乃不能五百載何脩短之相矣耶蓋以弗恤斯民而獲罪於天耳嘗考歷代之君志意所存各有緩急而其德蓋可見矣緩於取天下急於惠斯民者文王也急於取天下而

不忘惠斯民者漢祖唐宗也急於取天下而忽於惠斯民者十三代創業之君也惟其愛民緩急不同此享國歷年之所以異也觀漢唐之盛涵養斯民不為不厚然遑遑然以天下為功則於元元有所不暇頗此其盛德所以有愧於文王也正觀之治有踰兩漢其惠澤斯民可知而好大喜功喪德實多方之高光文景之君顏其厚矣故唐祚一傾而絕漢祚雖移猶血食百年而後亡蓋其所以惠澤斯民者厚則圓穹之福祚為無窮仰觀俯察亙古驗今則天人之理斷可知矣大哉宋太祖皇帝惠澤斯民何其深也方曆運有歸天人震動事出倉卒而市不易肆不動聲色而天運已歸一號令間海宇洗心惴然而屬宋矣于時承周世宗威烈之餘藩夷削弱之甚摧鋒徒取無異拾遺而太祖仁民澤物之心有加無已視藩夷之民皆吾赤子息民休兵遵養時晦逮夫張文表作亂荆湖周保權來乞師始有事於南國副彼來蘇之望遂收不戰之功旋即罷兵與民休息既而蜀人悖德天討纔遑師甫及於六旬功坐收於萬里載集倒戈之烈豈煩卷甲之勞凱歌既旋天威謐靖以至河東不軌而天駕躬臨誓弔斯民一人弗殺江南昭命久稽天誅而申勅將臣深戒殄戮兩堂常容於度外一民罔致於非辜故因壘而降尚有勞於再駕罪人斯得終有倖於二年傳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其宋之謂矣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九年統未集萬古尚其仁藝祖之興十分天下有其七而十有七年宇內未為一家豈威力有所不足歟忍傷斯民之命必欲以柔道馴致之耳文王之德何以尚茲加之聖聖承承盡循堯道好生之德益洽於斯民故范陽逆命大駕弗亭澶淵赫靈神兵頓戢夏人蠢動類蚊虻之嗜膚遂國懷來猶鳥獸之咸若三代以還未有中國實強如宋朝承平之久而猶能釋四夷而弗誅也故海宇之間元元各安生業民有餘力地無遺利政事舉而獄訟理婚姻時而生齒繁上天降康年豐時和斯民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咸遂其性而浸以休息故承平百年戶口十倍良有以也夫三代以還涵養斯民漢唐為優而考其極盛之時戶口可知（西漢戶口千二百二十三萬東漢九百六十九萬唐八百四十萬皆其極盛之數也宋朝元豐末天下民戶總客主一千六百五十萬戶宋朝疆）

理北漢百郡少四之一（益州之牂牁越巂永昌涼州之金城北地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并州之上郡五原雲中定襄朔方幽州之涿郡廣陽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玄菟樂浪交州之交趾日南共二十六郡自唐末五代以來陷失於四夷即九域志所載化外之州也）而民戶猶加十四唐三百州少五之一（即漢二十六郡地歷代叢建至唐末六十州即九域化外之州也）而民戶猶加十九則知宋朝之興種德斯民過漢唐遠甚方之文武成康之治了無愧色則皇天所以輔佑宋朝其可量耶

京都

東京

鄭食其荀文若之徒皆稱陳留為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蓋言其平夷洞達而坐九闉之中也故從古盟會戰爭此地尤亟傳稱夏禹有鈞臺之享今陽翟縣（京西三百里）有鈞臺陂春秋齊威公會諸侯于葵丘今雍丘縣（京東八十七里）有葵丘聚吳晉爭長于黃池即今之封丘縣也（京北六十里）晉文公會諸侯于踐土即今之滎縣也（京西北百六十里）晉敗楚師于鄢陵即今之鄢陵縣也（京東南百六十里）楚敗晉師于邲即今之管城縣也（京西百四十里）袁曹相持於官渡在今之中牟縣北（京西七十里）劉項畫界於鴻溝在今之滎陽縣西（京西百九十里）祖逖鎮雍丘而黃河以南盡為一有漢兵之雍丘縣也南北朝力爭河南而滑臺無為重鎮即今之白馬縣也（京北二百里）若此之類前史班班未易殫舉則荀鄭之言為不誣矣故秦漢以還訖于南北朝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四面搏擊莽為戰場王霸之興未有都于汴者蓋憚其四通五達而無險可恃也爰自隋煬帝大開汴河直達淮泗而大梁實坐要會控南南水陸之衝形勢百倍既李唐中僨奄山東百州大梁屹為重鎮逮黃巢造亂中原紛擾梁高祖僭竊唐室遂據汴地以為根本既而征伐四克卒拓中原自後常為帝居迄于宋朝勃興卜都仍舊開寶九年三月駕幸西京有事于南郊遂有留都之意議者謂東京汴渠引漕東南宿衛百萬實所仰給帑藏軍兵皆在根本不可搖即日下詔東還嗚呼古先哲王所以更都三河之間者蓋務求水陸便利之鄉所以便國用而紓民力也嘗考堯都平陽命夏禹治水每一州功畢必導決川流直通于河以達平陽皆所以使諸侯之職貢也聖祖之興混一宇內而猶都大梁誠得唐堯之遺志焉

南京

春秋以還議者紛紛莫不以名城要害之為尚謂天下國家藩籬舉在於此而不知險非人不守人無險可固險在於人而不在於城也何則睢陽之城自春秋有之歷秦漢魏晉暨于南北朝其間中原變故多矣初未聞其為要害之地及安祿反陷沒兩京厥焰赫然而張巡許遠提孤旅扼危城困十萬之衆於一埤之下俾江淮克全中興實賴以濟則所謂要害者果在於睢陽乎抑亦有賴於巡遠也泛觀前史所謂要害太平得人則重失人則輕蕞爾危城屹為重鎮者無世無之如盱眙玉璧鍾離宛丘諸城自秦漢以還皆蔑然無聞及魏太武南渡長驅江淮江北塵潰南朝大振而臧質乃固守盱眙（宋朝泗州）西魏之初齊神武掃國西下氣吞關陝而韋孝寬乃固守玉璧（故城在宋朝絳州稷山縣西）蕭梁之初元英擁山東數十萬衆乘勝而南江淮震駭而勳義之乃以三千兵固守鍾離（宋朝濠州）李唐之季黃巢訌亂剽擊萬里宇內瓦裂而趙犨乃固守宛丘（宋朝陳州）皆能挫銳摧敵收不世之功則四城之要害為如何以至隗囂保冀李崇恩阻符吳守損濡須魏爭滑臺城吳大義稱咸陽王成德稽鎮真定或攻之連年不下或討之靡世而不賓或蹶天下共東之而無功成數十百年爭之而不已自當時觀之宜若險要華固之甚真所謂名城要害者而前此者未有聞也後此者不復有聞也故知地利無常惟人所制吾險不足恃敵險不足畏苟得其人函關雖大拳泥可封也苟失其人黃河雖廣一葦可航也故善設險者擇良將善守城者固民心城不下雖雲屯百萬其孰能乘之哉噫乎前史班班議論要險守禦之術多矣莫不豫一時成敗而言非可為萬世通論也得其要者孟軻氏而已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勿去此萬世不易之要害也若張巡許遠之徒豈所謂與民守之效死而不去者乎愚感巡遠睢陽之事敢備論於此而人事地利之分庶可見矣

北京

班孟堅著漢史敘列國之地各有都會蓋謂其財貨之所聚水陸之所湊山河之所襟帶足以指臂四域覆冠一方而獨隘者也夫土壤腴瘠

道里遠近山川夷險皆一定而不可易者則名都要會之所宜古今之所同也然而興廢靡時升降不一郡方都會代有不同前王之所升者或後王之所廢今之所重乃古之所輕如宋北京古之元城縣也（西漢時已有元城縣應劭以為魏公子元之食邑）自有書契以來逮夫隋唐之交兩河變故實多其王霸之所督飾之所治戰爭守城不免重前史載之詳矣初未聞所謂元城者當時河朔都會代有其所或稱濮陽（宋朝開德府即古之帝丘爲乃高王及昆吾代之墟春秋衛國嘗遷于此）或稱朝歌（宋朝衛州黎陽縣鎮商自武丁已後至紂都之周初衛國亦都于此）或稱邯鄲（宋朝磁州邯鄲縣戰國趙嘗[illegible]都于此）或稱襄國（宋朝邢州即漢襄國縣也西楚常山王張耳後趙石勒皆都之春秋時謂之夷儀即邢所也古謂之邢商帝祖乙遷于邢即此也）或稱鄴城（宋朝相州臨漳縣之鄴鎮商帝河亶甲曹魏後趙前燕東魏北齊皆都之）或稱中山（宋朝定州戰國時中山國都後燕慕容垂亦都之）斯六城者屹然據趙代之間古今更相倚以為重豈元城之足云哉李唐之季魏州始稍隆重更五代至于宋朝形勢益壯遂建上京而歷代所稱六城者反蔑然無聞矣夫鄴城一地也而始建為都又降而為州（後周降為相州）又降而為縣（後周又移州為安陽縣）降而為鎮（宋朝熙寧中省鄴縣為鎮入臨漳縣）何其前重而後輕也元城亦一地也而始建而為縣又升而為郡（曹魏就置武陽郡）又升而為州（後周就置魏州）又升而為府（唐升為大都督府）又升而為京（宋朝慶曆二年升為北京）何其前輕而後重也夫土壤腴瘠山川夷險古今不殊而前後輕重若此是不無其說也抑曰田園之蕪治城池之修廢民物之聚散甲兵之利鈍風俗之美惡皆在人事如何耳非地利所能常也人事既有工拙而形勢輕重亦隨時而遷矣歷觀往古皇帝霸之都興廢無常類皆如此豈惟鄴城元城而已哉試因此而備論之三皇五帝三王之都十有二（曰陳宋朝陳州伏羲所都曰曲阜宋朝改為仙源縣隸襲慶府神農少昊所都曰涿鹿宋朝德山府黃帝所都曰新鄭宋朝鄭州新鄭縣即古之有熊氏也黃帝所都曰帝丘宋朝開德府高陽所都曰亳宋朝西京偃師縣帝嚳成湯所都曰安邑宋朝澤州安邑縣帝禹皆都之曰平陽宋朝晉州堯禹所都曰蒲阪宋朝河中府虞舜氏都曰陽翟宋朝潁昌府陽翟縣夏禹所都曰豐曰鎬豐在宋朝京兆府之西北靈臺鄉豐水上鎬在昆明池北鎬陂上相去纔二十五里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至春秋戰國時為大國之都者才五城而已（曰曲阜曰安邑曰新鄭曰薊）春秋戰國之特大國之都十有七（曰曲阜魯國都曰新鄭韓國都曰安邑魏國都曰陳楚自鄭徙于此曰薊即涿鹿北燕國都曰吳宋朝平江府吳國都曰絳宋朝絳州絳縣晉國都曰雍宋朝鳳翔府秦國都曰郢宋朝荊南府江陵縣地楚國都曰睢陽宋國都曰臨淄宋朝臨淄縣齊國都曰會稽宋朝越州越國都曰邯鄲趙國都曰大梁魏自安邑遷于此曰壽春宋朝壽春府之壽春縣楚自陳徙于此曰濮陽宋乾

（京兆府之櫟陽縣秦自雍徙于此曰咸陽宋朝京兆府之咸陽縣秦自櫟陽遷于此）至西漢之初為藩主之都者才三城而已（曰邯鄲曰臨淄曰蜀）西漢之初為藩主之都十有四（曰邯鄲趙國都曰臨淄齊國都曰薊燕都曰許宋朝徐州楚王劉交所都曰下邳宋朝淮陽軍楚王韓信所都曰定陶宋朝興仁府之定陶縣梁國都曰晉陽宋朝平定軍韓國都曰丹徒宋朝鎮江府荊國曰廣陵宋朝揚州吳國都曰臨湘宋朝岳州臨湘縣長沙國都曰番禺宋朝廣州南越國都曰代晉魏以後夷狄侵負、並代國都曰閩宋朝福州閩越王都）至魏晉南北之時為王霸大國之都者一城而已（蜀是也）魏晉南北之時王伯大國之都者十有七（曰薊前燕國都曰許宋朝潁昌府之許昌縣魏太祖奉漢獻帝都于此曰鄴注已見前曰公安蜀先主初治于此曰成都宋朝成都府蜀王李特燕雄皆都于此曰武昌宋朝鄂州吳國孫權先都于此曰秣陵宋朝建康府吳晉宋齊梁陳皆都之曰洛陽宋朝西京曹魏司馬晉元魏皆都之曰平陽後漢劉聰都之曰襄國後趙都之曰廣固宋朝青州益都縣南燕都之曰中山宋朝定州後燕都之曰江陵宋朝荊南府元帝都之曰統萬宋朝夏州赫連夏都之曰平城宋朝雲中府拓跋魏都之曰龍城宋朝營州前燕後燕北燕皆都之）至隋唐五季之時為王伯僭竊之都者纔六城而已（魏鄭隋唐後漢石晉皆都之洛陽隋唐皆都長安前蜀後蜀皆都成都偽燕隆國皆都于吳南唐皆都建康偽梁南平皆都江陵）唐去宋為甚近也而唐時三都存于宋朝者一而已東都洛陽是也其西都則降為京兆府其北都則廢為平定軍而宋朝四京因於唐者一而已東都洛陽是也餘三京則皆當時之都治耳夫以數十年之間其興廢之驟也如此矧以悠悠往古而較於今是必有大相徑者矣夫然後知地無常重亦無常輕挈其輕重之權者斯在民而已民無重亦無常輕挈其輕重之權者在政理而已觀姬周以前帝王之作莫不更都三河之間未始有宅西土者也爰自后稷居邰太王居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而關中浸以休息自後雖土常為王霸之都則以后稷之稼穡太王之如歸文王之子來武王之求定有以臻此之盛也自周至唐洛陽為帝居垂二千載矣而代宗遭吐蕃之亂彷徨陝服欲東還洛陽而郭子儀以為東都秉大亂之餘千里蕭條百曹荒榛其何以備萬乘供百官幷舍代宗遂西還而不復倚洛陽為重由是觀之則班史都會之論特可施之一時而不可施之萬世也若欲陰上都而觀萬方峙都府以制四夷則要當以為政事為先豈以古為泥哉

三都

自古帝王之作莫不更都三河之間而周秦以降繼宅兩京五季而下又都大梁何帝居之不常也然考其所以定都改卜之意則有由矣大

抵長安便於守洛陽便於利大梁便於戰三京利害各有一偏故前天因其便利而都之也方其王朔雖一而利勢不專藩侯棊布山河瓜分列國有唇齒之依朝廷無指臂之順必也守戰並修軍民兩恤俾其進足以制諸夏之變退足以保固宗社捨長安莫利也故宗周西漢繼宅西土勢或然也嬴秦隋唐踵卜長安仍以為安也逮夫車書混一禮教興行舉綱朝廷張目郡縣於是偃武修文輕徭薄賦俾斯民均受其賜思所以新一王之制侔盛古之隆雖禮樂教化是遑而不以兵革戰伐為事則捨洛陽莫便也故周成漢光定都成周誠得其宜也曹委司馬晉踵卜洛邑仍以為安也光武而下唯元委孝文僅留意於稽古禮文之事故遠後乎成中宅洛邑粲然新一王之政遠侔盛古亦遷都改卜有以相之若乃版圖未一侵伐鼎來夷狄外訌邊隅僭竊必也德刑兼修戰守兩備宿重兵於京師強幹弱枝以鎮服夷夏而指蹤英雄以赴其功則捨大梁莫便也朱梁而下以迄于宋仍都大梁亦勢或然也然有其利必有其害膏腴惰農險阻逸德知禦侮於海隅而怠艱虞於京

師者長安之不利也故五侯九伯不能亂周而犬戎實亂之山東戰國不能亡秦而趙高實亡之藩狄不能犯函谷而王莽實篡漢燕晉不能蹙符秦而姚萇實竊堅以至輔氏謀而新莽燔涇師繞而德宗跳豈非長安忘警戒之道也歟德化有時替而君不常明紀綱有時紊而政不常舉敵受八面而險不數舍一方矯虔九重震動此則洛邑之不利也在董卓舊而東漢亡爾朱驕而北朝亂備師犯闕如履門閫以至典午失馭藩侯弄兵往來如織王城不啻傳舍豈非洛陽失守戰之備也歟宴安起於無虞弊蠹生於悠久故載戢載櫜而甲械朽鈍以安以處而士卒獰懦兵多難用將逸難使可以隆安強之威而不足以禦一旦之變此則汴都之不利也故石晉之亡兵叛於外也宋朝靖康之變太平之久也然則長安便於守洛陽便於歸大梁便於戰又在人之所便利如何固未可恃其所便而遽即於安也雖然三京之制各有輔車屏蔽之地又不可不察長安之制以陝西為畿輔而屏蔽實在隴右宋朝失於西夏洛陽之制以關東為畿輔而屏蔽實在河東大梁之制以河南

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由古以來洛京之禍常起於并汾汴都之變常起於燕趙長安之難雖不常所自而河隴之寇尤爲頻駭良由失其外屏也是以河湟未歸則長安未易都云朔未賓則洛陽未易卜燕薊未服則大梁未易宅唇亡齒寒者此之謂矣由是以論則三京利害各有攸當不可一槩求也然以王道繩之是不無優劣焉從古議者紛紛莫不以長安爲優而臣意則不長安之地四塞雖固而包覆裁一心之境八州之民皆吾赤子而乃塹潼崤以自固是何示天下以私也豈天子守在四夷而王者以天下爲家之義哉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均調而齊一之也故王者之作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俾其貢賦於是而易輸寃抑於是而易訴朝覲會同於是而易期赴調上計於是而易達故布德行仁則易以均被發號施令則易以敷暢皆所以均惠斯民也若夫洛邑之池當天下之中大梁坐水陸之衝其所以惠利斯民孰便於此傳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洛邑之謂也又曰三十輻共一轂大梁之謂也然則欲求一室萬世之都所以爲國家生民無窮之計三都之中卬洛其庶幾矣

群書考索卷五十

續集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